

研究論文

臺灣閩南語和臺灣客家話的共同詞彙再探*

鄭曉峯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摘要

從羅杰瑞開始，論及閩、客同源詞彙的論文不絕如縷，逐步加深吾人對此議題的理解。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廣續探討臺灣閩南語和臺灣客家話的共同詞彙，共計補證 14 條、訂正與新證 47 條、「語音特殊詞」5 條。其中有三條‘空心菜’、‘(菜)老；磨損’、‘用手提’只能溯至兩個音近而音韻地位有別的词素。

關鍵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家話，共同詞彙

* 本文之撰寫得到國科會專題計畫 (NSC 96-2411-H-008-022) 及 2009 年國立中央大學「同源異境客家話比較研究——粵閩臺東南亞客家話的源流與變異研究」計畫的資助。全文採數字標調，單數 1, 3, 5, 7 表陰調的平上去入，雙數 2, 4, 6, 8 則表陽調類，9 代表臺灣閩南語合音後產生的新調值 35 調或閩北的第九調。98 學年度上學期選修「客閩語比較分析」課程的同學反應熱烈，筆者受益匪淺，在此感謝廖偉成、黃美珠、陳聖欣、彭瑞珠、羅玉芝、涂政強、張貴美、徐瑞琴等人提供或核實語料。文中舛誤概由筆者負責。

Common Vocabulary between Taiwanese and Taiwan Hakka Revisited

Hsiao-Feng 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Jerry Norman, the search for cognates between Min and Hakka continues to be a focus of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list and discuss more common vocabulary (mostly common morphem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Hakka dialects in Taiwan. There are fourteen items with supplementary evidence, 47 entries of new discussions or corrections, and five examples of shared aberrant form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ree morphemes—‘water spinach (*Ipomoea aquatica*)’, ‘stringy/to wear away’, and ‘to carry in hand’—have separate but phonologically near etyma.

Keywords: Taiwanese, Taiwan Hakka, common vocabulary

一、前言

閩南語（廣義的「大閩南區」，包括潮州話和海陸豐方言）和客家話既是遠親又是近鄰。遠近乃相對而言：遠，至少有兩方面——音韻上演變的共同起點、速度及方向往往差別較大，且詞彙中頗多來源互異者；近，即地緣密切，從廣東、福建以至我國，閩、客總是比鄰而居。因此兩者既有縱向的「親屬關係」又有橫向的「接觸關係」自不待言。發掘閩、客之間共同詞彙，海內外學界三十年來多所著墨，已大大加深我們對此一課題的理解，就中取材自臺灣的有樋口靖（1996），俯瞰閩粵的專文如羅杰瑞（Norman 1979, 1983, 1988, 1989）、李如龍（1983）、林立芳等（1995）、莊初昇（1998, 1999, 2007）、嚴修鴻（1998, 2001, 2005）、劉鎮發及許惠玲（1999）等，數多不及備載。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但是始終存在著一些問題不能令人滿意：

(1) 閩、客之間的橫向比較，最理想的狀況是：單點方言語料得到深入挖掘，加上面的涵蓋要廣。實際情況是受人力、時間所限，調查焦點因人而異，致使各地資料詳略不一。部分文章無論同源詞或是極其明顯的借詞，都放在「共同詞彙」的名下一起討論，原因在此。即便在方言材料如洪水氾濫的今天，我們依然深感缺乏單一地點收詞廣泛全面的大部頭辭書，實際操作往往挑廈門、梅縣等記載較豐富的代表點，兩地雖是福建閩南語跟粵東客家話具體而微的縮影，畢竟無法涵蓋全局，特別是和臺灣的說法不一定吻合，去異求同的成果難免片面。本文參考臺灣已出版的大部頭辭書，兼就地利之便詢問，儘可能避免遺珠之憾。

(2) 詞素、單音節詞和多音節詞混為一談，不加區別。

(3) 可能由於篇幅所限，經常只呈現結果，論證付之闕如。

(4) 個別詞彙釋義未盡精確，應予改正。

(5) 一些本字的認定有待商榷，或是方言字和本字混用。下文部分討論或蒙只破不立之譏，然而音韻地位若得確定，找不找得到合適的漢字重要性不大。音韻地位若無法定於一尊，就該兩者並陳，視為單一詞源的不同變體或是兩個音近但音韻地位有別的詞源。

(6) 有些詞本字並不冷僻，但是語音對應比較獨特，特表而出之，錄於「語音特殊詞」一節。

進行跨方言間的比較，最重要的利器仍是「比較法」，與中古音框架的對應也是比較法的運用。有些共同詞彙本字確鑿，或業經詳加論證，本文不炒冷飯。有些詞彙前人雖已觸及，討論未臻詳盡，則不避重複再考，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二、本文引用的語料

臺灣閩南話的語料主要來自以下四本辭典，標音一律改為國際音標。筆者自行調查的形式在括弧中標示地名：

小川尚義 1931-32《臺日大辭典》，標註出處時簡稱 O，數字為頁碼

陳修 2000《臺灣話大詞典》，以臺中口音為準，以下簡稱 S

董忠司主編 2001《臺灣閩南語辭典》，以臺南市方言為主，以下簡稱 T

張屏生 2007《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以下簡稱 P

臺灣客家話的語料主要參考徐兆泉 2001《臺灣客家話辭典》，並逐一核實。東勢引用徐登志等 2005《臺灣大埔音客話辭典》，部分地點引用張屏生 2007，筆者自行調查的形式在括弧中標示地名。其他閩、客單點材料援引下列書目，縣市志材料請見篇末引用文獻：

福州：馮愛珍 1998《福州方言辭典》、李如龍等 1994《福州方言辭典》

福安：Ibañez《班華字典福安方言》(*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Dialecto de Fu-an*)，書中羅馬拼音以粗體標示，必要處標出相對應的國際音標。

建甌：李如龍、潘渭水 1998《建甌方言辭典》，陽入調改標陽上

建陽：羅杰瑞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松溪：秋谷裕幸 1993〈閩北語松溪方言同音字表〉

石陂、迪口：秋谷裕幸 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龍巖：郭啟熹 1996《龍巖方言研究》

揭陽：蔡俊明 1991《潮州方言詞匯》

海豐：羅志海 2000《海豐方言辭典》

永定：黃雪貞 1983〈永定（下洋）方言詞彙〉

梅縣：黃雪貞 1995《梅縣方言辭典》

零都：謝留文 1998《零都方言辭典》

《客英大辭典》：即 MacIver 1926 一書

詞條照臺灣閩南語音排序。每條開頭先列臺灣的說法，(a)為閩南語、(b)為客家話。有方言差，未另標註地名者：閩南語斜線前為偏泉

腔，後為偏漳腔；客家話斜線前是四縣方言，後為海陸方言。(c)為其他閩方言，(d)為其他客家話。(e)為其他方言。閩、客小稱後綴一律寫「仔」，引《廣韻》反切時省略書名。

三、共同詞彙之補證

1. 「番仔」

(a) huan1 a2 (b) fan1 e2

(c) 福州「番圇」 huaŋ k-ŋian2，建甌 xuaiŋ1 tsie2

(e) 廣州「番鬼佬」 fan1 kuəi2 lou2

非我族類閩、客、粵皆稱「番」，具歧視意味。「番仔」(女性叫「番婆」)具廣狹二義：漢人以外的都算廣義的「番仔」，包括外國人；狹義的「番仔」在臺灣指原住民，在東南亞指當地土著(Oetomo, 1984)。臺灣有許多地名如「番社」、「番仔田」、「番仔園」、「番仔埔」、「番仔寮」、「番仔崙」、「番仔路」(嘉義縣番路)、「番仔澳」(臺北縣瑞芳深澳)等，透露了原住民曩昔生息的足跡。

2. 「工」

(a) tsit8 kaŋ1 ‘一天’

(b) it4 kuŋ1 jin5 ‘一天的工夫；人工作一天的量’

(c) 閩侯 ko3 louŋ5 kəyŋ1 ‘整天’

建甌 kəŋ1 ‘一晝夜，有時專指白天’

大體上臺灣閩南語算天的單位北部說「工」，南部說「日」。「工」當‘一

天’講，從人工作一天的量引申而來。

3. ‘木荷’

‘木荷’（學名 *Schima superba*）是常綠喬木，樹皮可用來毒魚，木材可做家具。莊初昇（1998：353）將廈門 kua5、梅縣 ho5 su3 聯繫起來，結論是匣母歌韻的「荷」，Branner（1999：71）所見相同，亦疑心是「荷」，我們支持兩位的觀點。閩南語匣母白讀有 k-的層次（「猴」讀 kau5），歌韻有讀-ua 的層次（「歌」讀 kua1），符合對應規律。佐佐木舜一 1935《臺灣主要樹木方言集》132 頁也有記錄：閩南語叫 kua5 a2 或 ko1 pue1，客家話記 ho5 su3。

4. ‘用來打碎土塊的農具’

(a) lak8 tak8 (b) luk8 ts^huk8/luk8 tʃ^huk8

兩字皆通攝入聲字，前字一等，後字從海陸方言推屬澄母，知組只配三等字。本字即「礮礮」，「礮」盧谷切，「礮」直六切。

5. ‘母親（敘述，非面稱）’

(a) niū5 le2 (S 1262) (b) 崙背 oi1 ni2 ‘指過世的母親’

(c) 福州 nouŋ5 ne2，建陽 nai2

(d) 連城四堡 lə2（泥、來均讀 l-），連城宣和下曹 ne2¹

不單用，本字是奴禮切的「孀，楚人呼母」，黃典誠（1983：163）業已點明。(c)常寫成「奶」。俗語說「買塍田看塍底，娶新婦看良孀」

¹ 引自項夢冰（2004：41）。

be2 ts^han5 k^huã3 ts^han5 te2, ts^hua7 sin1 pu7 k^huã3 niũ5 le2。洪惟仁（2002：52）表示在臺灣「良嬾」將成死語，有人認為只有對過世的人才可以用。畚背客家話 oi1 ni2 同樣指過世的母親。

6. ‘尚未生蛋的小母雞’

(a) ke1 nuã7 a2

(b) 海陸 kai1 lon3 ə5

(c) 松溪 ka1 sueiŋ7 tsie5，將樂 ke1 juẽ3（來母 s-化）²

古田 kiel laŋ3，仙遊 ke1 nuã3，龍巖 kiel nuã3，揭陽 koi1 nuã3

羅杰瑞（Norman，1983：206）舉出力展切的「健」應是本字，謝留文（2000）比較閩客方言對應，認為只能從一等去聲的讀法來，韻書未收。福州已不用「健」，閩東之外圍區域猶尚健在³。閩北分布在松溪、石陂等邊陲地帶，而海陸、仙遊、龍巖、揭陽、古田、閩西北的將樂統讀陰去調。

‘小母鴨’、‘小母鵝’楊梅海陸話可說 ap4 lon3 ə5、ŋo5 lon3 ə5，不限於雞。

7. ‘晾乾’

(a) nẽ5（羅東）

(b) laŋ5

(c) 福州 lianŋ5

閩、客皆讀陽平，而且有一組完全平行的韻母對應「經」：kẽ1 ‘織

² 引自陳章太、李如龍（1991：252）。

³ 見於永泰、古田、屏南、寧德（洋中、霍童，見葉太青，2007）、周寧（林寒生，2002）、壽寧、柘榮、福鼎等地。周寧、壽寧、福鼎聲母受閩北影響讀擦音。

布、蟲類吐絲 (T 596) : kaŋ1 (梅縣‘以手工織布’) : kian1‘織物上平行的絲線’。「經」梗攝開口四等字，黃雪貞 (1995 : 207) 找出「擗」《集韻》郎丁切，懸捻物也，音韻吻合。建陽 lian5 韻母與福州相同都帶-i-介音。

8. ‘眨眼’

(a) niʔ4

(b) niap4

(c) 福州 niaʔ4，福安 niap4，建陽 nia4

閩方言憑藉福安話即可得到確解：咸攝三四等入聲字。李如龍 (1993 : B5-13) 找到「瞞」《集韻》昵輒切，目動。聲調上閩、客也存在共通點：一律讀陰入調。

9. ‘雞蟲；米蟲’

(a) tai5 : ~仔，米~，糠~，雞~ (T 1264)

(b) kiel ts^hɿ5/kail tʃ^hi5 ‘雞蟲’

(c) 福州 tai5 ‘米或米糠裡的蟲’，建甌 ti2 ‘米糠裡生的小蟲’

本字不明，羅杰瑞 (羅杰瑞，1988 : 42、Norman，1989 : 337) 慧眼發掘，相當於澄母平聲之韻字。楊梅海陸客家話‘植物長病蟲害’說 pot4 tʃ^hi5。‘雞蟲’贛語江西永修吳城話亦說 tɕ^hi5 li0。

10. ‘殺’

(a) t^hai5

(b) ts^hɿ5 / tʃ^hi5

(c) 福州 t^hai5，建甌 t^hi3 (陽平併入陰去)

(d) 永定 ts^hɿ5

羅杰瑞 (Norman, 1979: 180) 早已考證本字是直之切的「治」，毋庸再議；劉堅 (2005: 97) 闡明「刷」字晚出，以「刷」寫「治」起於民間習慣，直至清代樊騰鳳的《五方元音》才定為和「池、持」同音。梅縣和閩北方言的「治」只能用於牲畜，在臺灣則不分閩客，人、牲畜乃至於柚子、鳳梨、西瓜等皮厚需剖開方能食用果肉的都可用。閩西「治」適用範圍也比梅縣要來的寬，永定的用法和臺灣毫無二致，長汀話罵人時才用「治」⁴。「治」字用法表格化如下：

	臺語	福州	四縣、海陸	永定	長汀	梅縣
人	+	+	+	+	(+)	-
動物	+	+	+	+	+	+
瓜果	+	+	+	+	+	-

11. ‘支撐、撐起’

(a) t^hɿ3 / t^hẽ3(b) ts^han3(c) 福州 t^han3(e) 南昌 ts^han2 (古清去字今逢送氣聲母讀上聲)

客家話四縣、海陸聲母都是 ts^h-，從閩方言的角度看可知是徹母二等字。黃典誠 (1984: 164) 已說本字是「撐」，《集韻》恥孟切。建甌說 ts^hain3，典型的二等字韻母，但聲母已客贛化。

12. 「蟲豸」

⁴ 長汀話的用法由羅美珍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a) t^haŋ5 t^hua7 ‘蟲類’ (O 下冊 63, S 1968, T 1461)

(b) t^huŋ5 ʃi1 ‘蟲類的總稱’ (楊梅)

(c) 松溪 t^hoŋ5 t^hua7 ‘昆蟲’

(d) 《客英大辭典》*chhung5 chhi1*, insects, beetles, etc. (25 頁), 香港新界客家話 *tʃhung5 tʃhi1*, insects (Chappell and Lamarre 2005 : 212)

「蟲豸」李如龍 (1993 : B5-11) 文中未列客家話實際讀音。「豸」池爾切, 只出現在「蟲豸」一詞, 於閩、客都屬黏著語素。全濁上聲字讀陰平, 符合客家話對應規律。連城客家話有句罵人是昆蟲轉世的話叫「蟲豸轉級」t^həŋ5 t^hɿə1 kue2 ki7 (項夢冰, 1999 : 17)。楊梅海陸話聲母讀擦音和前述三地讀送氣塞擦音不同, 有例可循: 「兆」字《客英大辭典》*chhau3*, 海陸讀 ʃau3。

13. ‘筷子’

(a) ti7 (新店) /tu7 (馬公, P 第三冊 78) /ti7 (羅東)

(b) 海陸 t^hu7, 紙寮窩饒平腔 (P 第三冊 78) t^hu3, 東勢 ts^hu3, 崙背 t^hi7

「箸」在比較閩南語音韻中屬「居居」韻。臺灣客家話只有四縣方言‘筷子’說「筷仔」k^huai3 e2, 其餘都說「箸」, 乃存古之一例。閩語都說「箸」: 福州 tɔy7、建甌 ty7, 閩語周邊的南部吳語和少數贛語也說「箸」: 溫州 dzei7、浙江雲和 dzɿ7、江西黎川 tɕ^hie7。廣州話僅僅兩處還保留說「箸」: 一是‘筷子筒’的舊說法「箸筒」tsy7 t^huŋ5, 二是筷子夾起的菜量說「箸」, 如「一箸菜」。吳語上海話「箸」亦僅見於‘筷子筒’說「筷箸籠」k^hue3 zɿ5 loŋ5。兩地的共性是「箸」僅保留

在多音詞裡。

14. ‘拜神或祖先時合掌行禮’

- (a) ts^hiũ3 hia7 ‘雙手抬高至額頭禮拜；揖讓’(O 下冊 147)
 ts^hio3 dzia7 ‘揖禮’(T 276)
- (b) pai3 ia1 ‘雙手合十，置於胸前拜神或祖先’
 ts^hɔŋ3 ia1 ‘拜神’(美濃)
- (c) 福州 *chiong3 nia2* ‘a profound bow’⁵
- (d) 永定 ts^hɔŋ2 ia1 ‘做揖’⁶
- (e) 上海 ts^hũ3 zo5 ‘做揖’，舊說法

‘拜神或祖先時合掌行禮’臺灣閩南語和美濃都說「唱喏」，苗栗說「拜喏」。「喏」「惹」同音，《集韻》爾者切，應聲。兩者聲母都特殊：閩南語聲母鼻音變 h-（張光宇，1990：18-21），而客家話讀零聲母，屬於文讀音。次濁上聲字客家話白讀歸陰平，閩南語白讀陽去，乃是和陽上合流後的結果。根據《漢語方言大辭典》，「唱喏」當‘做揖’講亦見於官話及吳語。「唱喏」一詞的文獻考察請見 1933 年孫楷第《輔仁學誌》四卷一期的〈唱喏考〉。

⁵ Maclay and Baldwin (1929：358)，旁標小字「文」表書面語詞，口語罕用。

⁶ 取自徐寶華、宮田一郎（1999：5419）。

四、共同詞彙之訂正與新證

1. ‘潛水’

(a) ts^han3 bi7 (羅東)

(b) mi3 sui2

‘潛水’的同源詞素遍佈閩、客、粵、贛、湘語及西南官話，一般認為本字是《集韻》莫佩切的「沕」，恐誤。從方言對應觀之，只能是止攝開口字。

福州「頭沕」mi7 lau5 sieu5 ‘潛水游泳’、mi7 tsui2 (李如龍等，1994：204) ‘潛水’

建甌「水」mi7 sy2

永定「水」mi7 fi2

廣州「水」mei7 søy2

南昌「入古子」lit4 mi7 ku0 tsɿ0

長沙「射子」ʂa5 mei7 tsɿ0

武漢「子」u5 mei3 tsɿ0

成都「打頭兒」ta2 mi3 t^hə̃5

2. ‘別...；不要...’

(a) boʔ8

(b) mok8

(c) 福州 mɔʔ8，福安 **mo7** [moʔ8]

(e) 南昌 mot8

「莫」用於命令句，表示勸阻。客家話單用「莫」，臺灣閩南語有數種說法：

boʔ8 : ~ kaʔ4 i1 ‘別管他’ (O 下冊 853)

boʔ8 tit4 : ~ ~ 講 ‘切勿說出’ (S 106)

boʔ8 iŋ3 : ~ ~ 去 ‘不要去’ (同上)

上世紀的教會羅馬字刊物《臺南府教會報》在 1892 年六月〈儂 na2 飛鳥〉一文就出現過「莫得」:「我有一句話卜要講,請王莫得阻止」gua2 u7 tsit8 ku3 ue7 beʔ4 kəŋ2, ts^hiã2 əŋ5 boʔ8 tit4 tso2 tsi2。現在更常聽到 mǎi3 或 mǎ9 (< m7 ho2), 罕用帶「莫」的說法。

福州話《漢語方言詞彙》608 頁記做 mɔʔ8, Maclay and Baldwin (1929: 1257) 也記 mōh, 馮愛珍、李如龍等卻記成 mo5, 或許是「莫」照例在必須變調的位置, 陽平、陽入的連讀變調行為又相同, 日久不能分辨。嚴修鴻 (2001: 101) 說本條客贛相同且與閩粵不同, 並不正確。建陽說 mui5, 是共同閩語 *m + 「愛」ui3 的合音 (羅杰瑞, 1995: 32)。

3. ‘上癮; 癮頭’

(a) gien3 : ~ hun1 ‘愛抽菸’, ~ 酒 ‘有酒癮’

(b) jien3 : ~ 煙 ‘愛抽菸’, 過 ~ ‘過癮’

(c) 福州 ŋien3 : 過 ~, 揭陽 ŋian3 : 有 ~ ‘上了癮’

閩客雙方皆動詞、名詞兩用, 俱讀陰去調, 相當於山攝開口三四等字, 不會是「願」。

4. ‘灰塵; 塵土飛揚’

(a) iŋ1 ia1 (名詞), iŋ1 (動詞)

(b) iuŋ1 ts^hin5 ta2 foi1 ‘積灰塵’，東勢 zuŋ1 jin5 ‘灰塵’

(c) 龍巖 gion1、海豐 ion1 ‘塵土飛揚’

福州 uŋ1 ‘灰飛塵起’、uŋ1 t-niŋ5 ‘灰塵’

建甌 œyŋ2⁷ ‘塵土飛揚’

(e) 溫州 baŋ5 yon1 ‘灰塵’⁸

從龍巖 (g-是高元音前增生的)、海豐兩處可推閩南語來自通攝三等，和客家話一致。建甌、溫州讀如三等字，可是福州卻像一等字。這般奇怪的方言對應還有一例，但情況不完全一樣：

(a) in3 ts^hai3 ‘空心菜’ (b) vuŋ3 ts^hoi3

(c1) 福州 uŋ3 ts^h-zai3，建甌 ɔŋ3 ts^hɛ3

(c2) 海豐 ion3 ts^hai3

(e) 黎川 uŋ3 t^hai3，廣州 uŋ3 ts^høy3

閩南語讀如三等，(b), (c1) 卻讀如一等。寫「薤」是隨音造字，跟《集韻》「薤」於容切，萃也，音義無一吻合。2004年《新華辭典》第十版 505 頁標又ㄨˊ 大概是以 (b), (c1), (e) 的語音折合成華語。跨方言之對應情形歸納如下：

例一	‘灰塵；塵土飛揚’	*iuŋ1 (客、閩南、閩北) : *uŋ1 (閩東)
例二	‘空心菜’	*iuŋ3 (閩南) : *uŋ3 (閩東、閩北、客、贛、粵)

通攝字三等讀如一等常見，像廣州凶 huŋ1、泉州菊 kak4⁹、福州共

⁷ 建甌讀陰上，閩南、閩東讀陰平，和第 12 條 ‘(菜)老’ 一樣。

⁸ 取自北京大學 (1995: 35)。

kɔŋŋ7、北京恭 kuŋ1 俯拾皆是，反之一等讀如三等罕見，「翁」廣州 iuŋ1、建甌 œyŋ1¹⁰就頗特殊。例一依照「三等變一等常見」與「大數法則」，我們大膽假設閩東丟掉介音 *iuŋ > *uŋ；例二考慮到一等變三等罕見，暫且 *iuŋ（閩南）：*uŋ（閩南以外）兩立。

至於例一的本字，有些學者昧於語音事實，愛用烏孔切的「塢，塢墀塵起」，韻母唯閩東吻合，且聲調扞格，當棄而不用。

5. 「懶屍」

- (a) lan2 si1 (b) lan1 sɿ1/lan1 ʃi1 ‘懶惰；病恹恹地’
 (c) 福州 lan2 si1 ‘沒有病痛卻臥床不起’

在臺灣有的客家人首字發 n-。需要澄清的是臺灣閩南語 lan2 si1 翻成‘懶惰’並不準確，而是‘倦怠、懶散’、‘懶得動’（T 795），翻譯成英語是 lethargic。‘沒精打采’說 lan2 lan2。‘懶惰’閩方言有著堂堂正正的同源詞：臺南 pin5 tuã7、福安 tian7、建甌 tyiŋ6，相當於山開三澄母上聲字（例如「線」suã3: sian3: syiŋ3），《閩語研究》138 頁認為是《集韻》丈善切的「躡」，音可從。

6. ‘寬鬆、不緊；鬆弛、失去彈性’

- (a) liŋ7/liɔŋ7
 (b) niuŋ3/niuŋ7
 (c) 福州 nøyŋ7 (d) 《客英大辭典》nyung3（570 頁）

⁹ 泉州話未另註明出處者皆取自周長楫（2006）。

¹⁰ ‘丈夫’叫‘老翁」se7 œyŋ1。

臺灣閩南語憑偏泉腔和偏漳腔 $ij: ioŋ$ 的對應可以斷定屬通攝三等字。有人認為是「冗」，但聯繫客家話能夠推斷不是來自上聲而是去聲；比較福州話可對應到中古音的泥母。《閩語研究》138 頁採良用切的「襪」是來母字，通不過福州話這一關。

7. ‘馬上、立刻’

(a) $liam5 pĩ1 \sim liam5 mĩ1 \sim niã5 mĩ1$

(b) $ɲiam5 sɿ5$

(d) 梅縣 $ɲiam5 sɿ5$

臺灣往往寫成「連鞭」，好像認為 -m 尾乃受後字聲母 p-逆同化所導致，然而 Douglas (1899: 305) 記錄泉州話有 $ho7 liam5$, *very speedily*, *very soon*，可以確定本就收 -m 尾。客家話寫「黏時」，啟始音節有可能是泥母字。

8. ‘薤’

(a) $lo7 gio7 / lo7 kio7$ (O 下冊 1020)，g-緣自高元音前 k-濁化

(b) $k^{hi}eu1 e2 / k^{hi}iau1 ə5$

(c) 福州 $lieu7 k^{hi}eu7$ ，建甌 $kiau7 tsie2$ ，海豐 $laʔ8 kio6$

(d) 梅縣 $k^{hi}iau1 t^{h}eu5$

(e) 南昌 $tɕ^{h}ieu7 t^{h}eu0$ ，廣州 $kiu7 t^{h}eu5$

薤，地下有鱗莖，長得像蒜，可食，日語叫 *rakkyō*。嚴修鴻 (2004: 43) 列《集韻》胡了切的「藟」為本字，引《正字通》「俗呼薤曰藟子」做佐證，躋身匣母讀如群母之林。「藟」義可採納，音韻地位有

待商榷。閩客粵贛聲母全盤讀舌根音，對應群母乃常例，順理成章；四縣、海陸方言能分別效攝三四等字，凡兩者均讀-iau 的一定是四等：「跳」t^hiau5（見本節 37）、「尿」n^hiau3/n^hiau7、「曉」hiau2，(i)eu/iau 大多數是三等，混入部分四等字。「畧」屬後者，根據方言大可重定為群母三等「巨沼切」。

9. ‘把涼了的熟食再加熱’

(a) liu7 (b) liu3

通常寫「餹」，海陸客家話讀陰去。

10. 通攝三等入聲字二例

(1) ‘用手持物上下搖晃’ (a) ts^hik8 (b) ts^huk8/t^huk8

(c) 福州 ts^huoʔ8 ‘上下顛動、簸揚’，建甌 ts^hy7 ‘反覆、輕輕地搖動’

(2) ‘蒸餾法製酒或提煉樟腦’ (a) kik4 (b) kiuk4：～酒、
～腦

二例閩語一齊比較，請看臺南、廣東海豐、福州、福安四地，八個字閩南同韻母，閩東卻要分做兩組，第一組是*-yok，第二組是*-yk¹¹：

	〔例一〕	粟穀子	燭	曲
臺南	ts ^h ik8	ts ^h ik4	tsik4	k ^h ik4
海豐	-----	ts ^h iok4	tsiok4	k ^h iok4

¹¹ 擬音取自 Norman (1981: 66, 71)。

福州	ts ^h uoʔ8	ts ^h uoʔ4	tsuoʔ4	k ^h uoʔ4
福安	ch'u7	ch'u4	chu4	k'u4
	[ts ^h uʔ8]	[ts ^h uʔ4]	[tsuʔ4]	[k ^h uʔ4]
	竹	宿瓜果成熟	叔	〔例二〕
臺南	tik4	sik4	tsik4	kik4
海豐	tiok4	siok4	tsiok4	kiok4
福州	tøyʔ4	søyʔ4	tsøyʔ4	----
福安	tuec4	suec4	chuec4	kuec4
	[tøk4]	[søk4]	[tsøk4]	[køk4]

閩方言滋嘶音(sibilant)大多只有一組，無法區別是精、莊還是章組，從客家話觀之，海陸(2)讀 tʃ^h-，章組出線。(1)閩客都讀送氣，有人寫成「趨」集韻殊玉切，跳也。音可從，義不符。(2)《閩南方言大辭典》615 頁作「激」，不確。

11. ‘繃緊、撐大’

(a) kiŋ1/ kiɔŋ1 (b) kiuŋ1

本字是「弓」。臺北華語‘硬撐’說ㄍ一ㄨㄥ，原從(a)來。

12. ‘(菜)老；磨損’

(a) kua1 ‘(菜)老’ (b) ko1 ‘磨損’

- (c) 福州 kuai1 ‘(植物等)老、纖維粗’, 建甌 kue2 ‘老化’
 (d) 長汀(縣志) kol ‘變鈍’
 《客英大辭典》352 頁: *kwo1*, used up; worn out; blunt
 (e) 萍鄉 kuɔ1 ‘磨損’(魏鋼強 1998: 157)

兩者語意都是‘物品經久(久用或過期)喪失原本的特質’,通常認為本字是古禾切的「過」,細究之下頗多破綻:第一,就閩方言來說,ua: uai: ue的對應只見於歌韻字和戈韻一等唇音字,「過」屬戈韻一等見母字,不合¹²。第二,臺灣、長汀客家話的形式正好對歌韻字,可是《客英》uo≠o,看來像戈韻一等字。因此根據有-u-介音的方言,客家話適用平聲的「過」,閩語的來歷則相當於歌韻字。

‘(菜)老;磨損’	果開一(閩):果合一(客)
-----------	---------------

13. ‘芒草’

- (a) kuã1 ban5; kuã1 ts^hau2; kuã1 tsin1 a2 (高雄, P 第三冊 231)
 (b) kon1 e2 (美濃), kon1 t^heu5 (龍潭)
 (c) 福州 kaŋ1 ts-ŋin1 ‘蘆葦’

首字即「菅」,閩客讀如一等。閩南語叫「菅芒」、「菅草」、「菅蓁仔」。美濃、龍潭的四縣方言說「菅仔」、「菅頭」,海陸方言則說 *ŋioŋ5 p^ho5*。

¹² 閩南語 tse7 kua3 有人認為就是「罪過」,待考。

14. ‘(天氣)冷’

(a) kuã5

(b) hon5

(c) 福州 kaŋ5 ‘天冷；受涼’，揭陽 kuã5 ‘凍’

‘天氣冷’閩南語和四縣客家話說「寒」，閩北石陂則說「寒人」
 guaiŋ5 neiŋ3。閩方言讀舌根音聲母，客家話讀擦音。(a), (b), (c)「寒」
 均能做動詞用，如：寒死（凍死）、kuã5 tio0: kaŋ5 tuoʔ8: hon5 to2（著
 涼；感冒）。

15. ‘用手提’

(a) kuã7

(b) k^huan3/k^huan7

(c) 福州 kuanŋ7，福安 kuan7，建陽（縣志）kyciŋ3 ‘籃子提手’

泉州 kuã6，揭陽 kuã6

羅杰瑞（1989：336）首倡為閩客同源詞中之一員，如今回頭審
 視，不無疑問。客家話-uan 來自二等，嚴修鴻（2004：42）認為是胡
 慣切的「攢」，匣母去聲二等字。俗寫「攢」為古患切屬見母字，慘
 遭淘汰。閩語根據福安話足以確定收-n 尾，泉州、揭陽讀陽上不讀陽
 去，建陽全濁上歸陰去調，「攢」字不攻自破，《集韻》候吁切的「擻」
 一樣是去聲字，免議。那到底閩方言是一等還是二等字？請見下表：

合二

合一

開二

開一

關(v.)

慣

彎

官

揀

汗

‘用手

晏晚

提’

廈 kuã1 kuã3 uan1 kuã1 kiŋ2 kuã7 kuã7 uã3
門

13

福 kuon1 kain3 uan1 kuan1 keiŋ2 kaŋ7 kuan7 aŋ3
州

建 kyeiŋ1 kueiŋ3 yeiŋ1 kueiŋ1 kaiŋ2 kueiŋ7 kyeiŋ3 yeiŋ9
陽

14

山合二轄字閩方言各地演變有別，方向亦非字字相同：福州「關」韻母特殊，讀如合口三等（園 huon5），「慣」讀如開口二、四等¹⁵；建陽話大多讀如合口三等（園 xyeiŋ5），歸納上表可得：

	廈門	福州	建陽
晏	山開一	山開一或山開二	山合二
‘用手提’	山合一	山合一或山合二	山合二

「晏」有烏汗、烏澗兩切，求閩南、福州之交集，來自一等。建陽的形式我們猜測起點也該是開口一等，現狀乃 u 介音被後面的高元音 i 逆同化的結果 ueiŋ > yeiŋ。‘用手提’閩南、福州也只能源於一等，本字不明；建陽 kueiŋ > kyeiŋ 之逆同化過程應與「晏」同。若此推斷正確，閩北方言和客家話乍看之下均來自二等，僅屬表面相似，究其實

¹³ 取自 Douglas (1899)。

¹⁴ 取自 1994《建陽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¹⁵ aiŋ 是 eiŋ 在陰去、陽去調的變體。

成因有異。

‘用手提’

山合一上聲（閩）：山合二去聲（客）

16. ‘支撐桌椅腳的橫槓’

(a) kuĩ1（鹿港）橫～ / kuãĩ1（羅東）椅仔～

(b) kuaŋ1：桌～、椅～

(c) 福州 kuaŋ1：桌～、椅～、橫～

建甌 kuaŋ6¹⁶：桌～、椅～、床～

(d) 永定 kuaŋ1：桌～、凳～

靠閩方言的形式無法判斷鼻音尾的發音部位，惟有比較客家話，方能對應到梗攝合口字（比方「橫」：臺語 huĩ5/huãĩ5、福州 huaŋ5、四縣 vaŋ5）。古黃切的「𦘔」為宕攝字不合，梗攝欠適宜本字。

17. ‘鳥類的嚙囊；前頸’

(a) ke1 kui1 ‘雞的嚙囊’

tua7 am7 kui1 ‘甲狀腺腫大’

kẽ2 kui1 ‘哽住食道’（T 694）

ke1 kui1 a2 ‘氣球’，引申用法

(b) heu5 lien5 koi1 ‘喉嚨；下巴以下的脖子’

ts^hioŋ2 fit8 koi1 ‘喉結’（新豐）

¹⁶ 比較「缸」kəŋ6（水～），同樣反映不規則聲調。

^hai3 koi1 ‘甲狀腺腫大’

kai1 koi1 e2 ‘氣球’

(c) 福州 kai1 ‘鳥類的嗓子’，建陽（縣志） kai1 kui1 ‘雞的嗓子’

(d) 長汀（縣志） kue1（喉～下），永定 koi1（～下、雞～）

臺灣 kui1: koi1 通常不單用，Norman (2006: 137) 構擬做 *k(u)ɔi，本字仍不明朗。學界嘗試過數種寫法，計有蟹開一、蟹合一、蟹合四、果合一四種來歷：

(1) 「胘」古哀切，足大指毛肉也。

(2) 「膾」古哀切，肥也。

(3) 「膾」公回切，畜胎。

(4) 「胘」《集韻》涓哇切，臍胘，腹大。

(5) 嚴修鴻 (2005: 296-297) 認為(1)、(2)音合意不通，(4)音義都對不上，另提出新解是「戈」，前頸喉結突出，象戈之形，有戈韻旁證¹⁷：

地點	福州	閩南	建陽	松溪	梅縣
‘前頸’語音	kai1	kui1	kui1	kuei1	kɔi1
戈韻旁證	跛 pai2 簍 sai1	簍 sui1	餽 kui2 火 k ^h ui2	餽 kuei2 火 huei2	跛 poi2 莖 ts ^h ɔi3 ¹⁸

其實閩方言尚有另一本字不詳的詞素韻母和‘前頸；嗓子’完全平

¹⁷ 下表原取建甌材料，改列建陽的音形以利比較。

¹⁸ ‘一段、一截’的量詞，原文引的是武平坪畚話。

行，即‘陶瓷’：臺灣 *hui5 a2*，福州 *hai5*，建陽 *xui5*。平行例證還包括舌尖音聲母的「梯、碓、雷」及部分雷同的「蓑」，綜合比較如下：

		臺南	福州	建陽	松溪	四縣	長汀
A1	‘前頸；嗑子’	<i>kui1</i>	<i>kai1</i>	<i>kui1</i>	<i>kuei1</i>	<i>koi1</i>	<i>kue1</i>
A2	‘陶瓷’	<i>hui5</i>	<i>hai5</i>	<i>xui5</i>	<i>huei5</i>	<i>(fi5)</i> ¹⁹	-----
B	蟹合一 碓	<i>tui3</i>	<i>tai3</i>	<i>tui3</i>	<i>tuei3</i>	<i>toi3</i>	<i>tue3</i>
	蟹合一 雷	<i>lui5</i>	<i>lai5</i>	<i>sui5</i>	<i>suei5</i>	<i>(lui5)</i>	<i>lue5</i>
	蟹開四 梯	<i>t^hui1</i>	<i>t^hai1</i>	-----	<i>t^huei1</i>	<i>t^hoi1</i>	<i>t^hue1</i>
	果合一 蓑	<i>sui1</i>	<i>sai1</i> ²⁰	-----	-----	<i>(so1)</i>	<i>(so1)</i>
C	蟹開一 裁	<i>(ts^hai5)</i>	<i>(tsøy5)</i> ²¹	<i>lui9</i>	<i>tsuei9</i>	<i>(ts^hai5)</i>	<i>ts^hue5</i>
	蟹開一 開	<i>k^hui1</i>	<i>(k^huoi1)</i> ²³	<i>(k^hye 1)</i>	<i>(k^hœ1)</i>	<i>k^hoi1</i>	<i>hue1</i>
	蟹開一 愛	<i>(ai3)</i>	<i>(øy3)</i>	<i>ui3</i>	<i>uei3</i>	<i>oi3</i>	<i>ue3</i>
D1	果合一 火	<i>hue2</i>	<i>huoi2</i>	<i>k^hui2</i>	<i>huei2</i>	<i>fo2</i>	<i>fo2</i>
D2	蟹合一 回	<i>hue5</i>	<i>huoi5</i>	<i>xui5</i>	<i>huei9</i>	<i>fi5</i>	<i>fe5</i>
D3	蟹開四 雞	<i>ke1</i>	<i>kie1</i>	<i>kai1</i>	<i>ka1</i>	<i>kie1</i>	<i>tʃe1</i>

¹⁹ 四縣方言說 *fi5 e2*，是來自閩南語的借詞。

²⁰ 見於「棕蓑」*tsøyŋ1 s-nai1*。

²¹ 「猜」讀 *ts^huoi1*。

²² 建陽、松溪出現在動賓結構「裁紙」。

²³ 文讀音 *k^hai1*。

D4 蟹開四 溪 k^he1 k^hɛ1 k^hai1 k^ha1 hai1 hai1

秋谷裕幸（2008：259）指出閩北、客家話的形式對應蟹開一的哈韻字，和閩南*ui、閩東*ai 不一致，是持平之論；C 組建陽、客家話不論見系與否均存在 ui: oi 對應，反觀閩南「開」是唯一讀-ui 的，而福州-ai 是文讀非白讀層，連繫有困難。B 組「確雷梯」三字語音對應雖天衣無縫，卻盡屬端系字，見系字無實例可徵。前述嚴修鴻的戈韻新解，癥結仍在於見系字缺乏一槌定音的旁證：見系福州無-ai，閩南不搭配-ui，客家話沒有-oi；閩語內部見系字的對應是 D1 的「火」而非 ui: ai: ui。我們甚至無法確定 A、B 兩組中古音之來歷是否一致。倘若硬要挑閩語三區和客家話同時具備‘前頸；嚟子’的韻母對應，「梯」的戶籍——蟹開四與「確」的蟹合一勉強入選，果合一和蟹開一不免置礙難通。

18. ‘閉眼’

(a) k^hueʔ4 / k^heʔ4 (b) k^hap4 nien2

(c) 福州 k^haiʔ4，寧德 k^hɛp4（陳章太、李如龍，1991：91）

學界有多種寫法：

- (1) 《閩語研究》寫做苦穴切的「闕」，山攝開口四等字。
- (2) 「眙」大概來自方言字。《廣韻》古洽切，眼細暗。
- (3) 「瞞」《集韻》克盍切。

寧德收-p 尾，(1)不必考慮，(2)聲母不合。從客家話的角度看閩語，唯一的答案是二等字，(3)是一等字，出局。欠適當本字。試比較本項和「狹」，福州話 aiʔ是 eiʔ 在陰入調的鬆韻：

荷語的 *pacht, pachten*²⁵，音義兼顧。閩南語說～車、～船、～塍田，客家話說～田、～屋（租房子）。

21. ‘划船’

(a) *pe5* (b) *p^ha5*（～船）

(c) 福州 *pa5*，建陽 *pa5*（～船） (e) 廣州 *p^ha5*

該詞和「爬」同音，俗寫做「扒」，端午節划龍舟叫「扒龍船」。

(a), (e) 獨獨出現於「扒龍船」一詞，福州划船的槳叫 *pa5 lieʔ4*。

22. ‘向高處爬’

(a) *peʔ4* ‘向高處爬；從平行於地面的姿勢站起來’

(b) *pak4*（苗栗公館、美濃），東勢 *pak4*，崙背 *pa4b*

(d) 《客家話通用辭典》：長汀 *pa5*、武平 *paʔ4*

閩、客雙方的語音形式跟「攀」‘用手把東西分開或折斷’相同。崙背入聲調-k尾丟失後調型和-p, -t一致，但不再短促，張屏生名之為「超陰入」，此處借曹逢甫、葉瑞娟（2006：437）的叫法做「陰入B」。長汀陰入調與陽平合流。北部的客家話‘爬高’還說 *k^hiet8*。

23. ‘一樣地……’

(a) *pĩ5 / pẽ5* (b) *p^hiaŋ5*

(c) 福州 *paŋ5*，建甌 *piaŋ5 piaŋ5*，揭陽 *pẽ5*

²⁵ *Pacht, n. lease, rent. Pachten, v. to rent, farm* (Renier 1949：224)。

(d) 梅縣 p^hian⁵

後接形容詞表程度相同或相當，閩、客均用「平」。福州又說「平平」。臺灣閩南語有一句型「平平（是/攏是/一）A，B」，表達明明一樣是A，卻出現和預期有反差的結果B：「平平是總統，救災 nã3 e7 差 hia⁷ tse⁷？」（同樣是總統，救災怎會差那麼多）。

24. ‘翻面、翻覆’

(a) piŋ²(b) pien²(c) 福州 pɛiŋ²，福安 pin²，建甌 paiŋ²(d) 梅縣 pien²

用例：閩南語 piŋ² piŋ⁵ ‘翻面’、piŋ² tsun⁵ ‘翻船’、piŋ² pak⁴ ‘反胃’、to³ piŋ² ‘相反’，客家話 pien² ts^ha¹ ‘翻車’、to³ pien² ‘相反’。比較閩南語音韻裡屬「雙經」²⁶韻，主要來自山攝開口二等及四等字，臺灣的優勢音讀 -iŋ。根據福安話可以確定閩方言收-n尾，一般認為本字是「反」。倘若接受這個推論，音韻對應馬上浮現幾個疑點：第一，它是合口三等字屬「雙經」韻的孤例。第二，山合三唇音字四縣方言‘嘔吐’說「翻」p^hon¹，海陸方言「飯」說 p^hon⁷，見系字才讀 -ien。基於上述各點，我們無法支持「反」字，只能說(a), (b)的音韻地位相當於山攝開口四等。

25. ‘堤防’

²⁶ 前字「雙」為泉州方言韻書《彙音妙悟》的韻類，後字「經」為漳州方言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韻類。以下凡仿此。

(a) poʔ4 huã7 (b) sak8 pək4

(d) 《客英大辭典》pok4 theu5 (637 頁)

臺灣閩南語多半說「駁岸」(參看 P 第三冊 12)，客家話說「石駁」。該詞並不冷僻，《臺日大辭典》下冊 895 頁收了「石駁」tsioʔ8 poʔ4，可怪的是「駁岸」惟獨蔡培火(1969)及張屏生(2007)收錄，他書未見。

26. ‘希望’

(a) poʔ4 (b) pək4

(c) 福州 pəuʔ4 ‘碰運氣’

(d) 《客英大辭典》pok4 nyin5 pun1 ki5, hoping someone would give it to him (638 頁)

通常寫「卜」，‘有希望’說「有卜」，‘沒希望’說「無卜」。閩南語裡還可當動詞用，表示‘碰運氣試試；可能、也許’：poʔ4 k^huã3 mǎi7 ‘試試看’、poʔ4 si7 i1 ‘可能是他’。

27. ‘燜熟；燒烤’

(a) pu5：～番薯，～栗子，～柔魚魷魚，～糜稀飯，～p^haŋ2 麵包

(b) p^hu5：～番薯，～茶

(c) 福州 pu5 ‘把食物放入帶火的灰裡使熟’

揭陽 pu5 ‘煮、燒’：～茶，～飯

有人寫薄交切的「炆」，韻母不合。又有人寫做滂古切的「焗」，

火行貌，音義皆無可取。合乎閩客雙方都讀-u 的非虞韻字和尤韻字莫屬。李淑鳳（2006：386）將其語意分析為[+直接接觸火源]或[+埋入高溫火灰內]。

28. ‘油炸’

(a) p^hu5：～魚鯪，～肉皮，～圓仔湯圓，～魚羹

(b) p^ho5：～甜粿年糕

(c) 福州、漳州、漳浦、揭陽 p^hu5

(d) 《客家話通用辭典》：長汀、武平、連城 p^ho5

本項閩、客和「浮」同音，本字通常寫縛謀切的「焗」。客家話的韻母比較奇特，中古唇音同韻字照例讀-u，讀-o 者唯「浮焗」二字。

(b)(c)(d) 都是當‘油炸’的 general term，但閩南語不然。李淑鳳（2006：377）將其語意分析為 [+特定食材]、[-快速]、[-裹粉]、[+大量的熱油]。能 p^hu5 的食物必須是重量極輕，能浮在油上，或是下油鍋之後會浮起來才行。

29. ‘翻越’

(a) puã5

(b) p^han5

(c) 福安 puan5 san1 ku3 liang2，揭陽 puã5 ‘翻爬’

閩南語說 puã5 suã1 kue3 niã2 ‘翻山越嶺’、puã5 ts^hiũ5 ‘爬牆’。客家話說 p^han5 san1 ‘爬山’、p^han5 ts^hiɔŋ5 ‘爬牆’。

30. ‘搬運、轉換’

(a) puã5 (b) p^han5

(c) 福州 puan5 ‘搬運、移動’

建甌 puĩ3 ‘大批量地搬動貨物’、puĩ3 sy2 ‘不停地把水舀出去’

揭陽 puã5

跟上一條同音，也許詞源有別，多寫成「盤」。閩南語說 puã5 ts^hia1 ‘轉車’，puã5 tsai1 ‘移植花木’，客家話說 p^han5 ts^ha1 ‘轉車’、p^han5 sui2 ‘舀水到浴盆或桶中’，揭陽說 puã5 siu7 ‘換巢下蛋’。

31. ‘野生的莓類’

(a) ts^hi3 p^ho1 (O 下冊 129)(b) ts^hɿ3 p^ho5 e2 / net4 p^ho1 ə5(c) 建甌迪口 p^hɔ1，浦城石陂 p^hɔ1 te0

懸鉤子屬(Rubus)的可食果實，臺灣閩南語又叫 hɔ2 m5 (O 下冊 819)。(a)、(b)首字語意同是‘刺’。閩清坂東‘桑葚’叫「蠶繭波」，「波」應該跟上列 p^ho1, p^hɔ1 同源。秋谷裕幸(2008:14)指出本字是普袍切的「蘆，醋莓，可食」，亦見諸湘方言，如長沙話 u1 p^hau1 tsɿ0。

32. ‘液體沸騰溢出；冒（泡泡、蒸氣）’

(a) p^hu7 (b) p^hu1(c) 泉州 p^hu6²⁷，龍巖 p^hu6 (d) 零都 p^hu1

²⁷ 取自周長楫(2006:27)。

客家話讀陰平，閩南語讀陽去，泉州等讀陽上，是古全濁上聲字。和 27 條一樣，不是虞韻字就是尤韻字。有人嘗用蒲沒切的「淳」或《集韻》頗五切的「潛」字，都過不了語音關。

33. ‘開（車、船），

(a) sai2 (b) sɿ2 / ʃi2 (c) 福州 sai2

就是「駛」字。粵語也用，‘慢慢開車’香港說「慢駛」。嚴修鴻（2001：104）說本項客粵相同且與閩有異，不確。

34. ‘帳目’

(a) siau3 (b) sɿ3
(c) 福州 sou3 (e) 廣州 sou3

‘帳目’說「數」，是閩、客、粵的共同詞彙。閩南語虞韻字尚有「柱」thiau7 讀-iau 韻母。客家話 u 在舌尖滋嘶音後有時會舌尖音化，如「酸醋」醋 son1 sɿ3、「祖公」祖先 tsɿ2 kun1、「梳（動詞）」四縣方言說 sɿ1。

35. ‘中暑’

(a) tioʔ8 sua1 (b) pot4 sa1 e2
(c) 福州 tuoʔ8 s-/a1，建甌 sa1 tio7

閩南語說「著痧」，客家話說「發痧仔」。

36. ‘屏息用力’

- (1) fi3 / tẽ3 : ~sai2 ‘用力排便’
 (2) tsan3 lit8 ‘用盡氣力’、tsan3 sq2 ‘(尚無便意而)用力排便’
 (3) 福州 tan3
 (4) 《客英大辭典》tsang3 (912 頁)

四縣、海陸客家話聲母都是 ts-，據此可推測屬梗攝二等知母字。周長楫 (1998 : 295) 取豬孟切的「鞞，張皮也」，語意上說得通。

37. ‘垂直跳’

(a) tio5 (b) t^hiau5

(c) 迪口 tio9 ‘跳躍’

張光宇 (1996 : 259) 已經指出客家話陽平讀法來自途聊切的「跳」，和去聲的「趯」語音有別。無獨有偶閩南語的 tio5 同樣對應於途聊切，意為‘彈跳’ (T 1337) 、「雀躍」 (S 1855)，即垂直向上跳。閩南語例子如：

「□□跳」ts^hiak8 ts^hiak8 tio5 ‘形容高興時雀躍或憤怒時頓足’

「跳駁□蹄」tio5 k^ha1 tsam3 te5 ‘發怒而跳腳頓足’

四縣客家話有：

「□□跳」pit8 pit8 t^hiau5 ‘暴跳如雷的樣子’

「跳天」t^hiau5 t^hien1 ‘形容氣急跳腳的樣子’

「跳童」t^hiau5 t^hun5 ‘乩童作法’

「跳上跌落」t^hiau5 son1 tiet4 lok8 ‘跳上跳下；忙裡忙外’

38. 「斷」

(a) tɿ2 / tuī2

(b) ton2

(c) 福州 touŋ2 ‘(長形的東西)分成兩段或幾段’，建甌 tɔŋ2

以上各點皆來自都管切的「斷」。閩南語跟‘回家’的「轉」同音。這裡的「斷」只有使動及物(causative-transitive)的用法，能搭配的詞有限，如：

「斷臍」 tɿ2 tsai5 ‘接生時把臍帶剪斷’

「斷心」 tɿ2 sim1 ‘折斷果菜的新芽以促進成長或結實’

(S 2000, O 下冊 390)，也說「斷口」 tɿ2 ɿ2 (洪惟仁，1993：19)

四縣客家話有：

「斷臍」 ton2 ts^hi5 ‘嬰兒出生後剪斷臍帶’

「斷心」 ton2 sim1 ‘截去植物的嫩芽’

「斷齋巴」 ton2 ts^hi5 pa1 ‘把齋巴分成小塊狀’

「斷水」 ton2 sui2 ‘阻斷水流’

「斷口」 ton2 nen3 ‘斷奶’

「斷血」 ton2 hiet4 ‘止血’

福州話說「斷臍」 touŋ2 s-nai5 ‘接生時剪斷新生兒的臍帶’，建甌話有「斷血」 tɔŋ2 xuai4 ‘止血’、「斷口」 tɔŋ2 naiŋ3 ‘斷奶’。長江以南的贛語、湘語、西南官話也用清聲母上聲的「斷」：

南昌：ton2 ‘攔截’

長沙：tō2 ‘截住；攔住’，辭典記同音字「短」

湖南桃源（張軍，2004：128）：tan2 ‘攔截、阻擋；使斷開’

39. ‘住’

(a) tua3 ‘住；過夜’ (b) tai3

梅縣及《客英大辭典》都無 tai3 一說。這是臺灣閩、客有交集的詞，不過‘住’各自還有另外的說法：閩南語 k^hia7、客家話 het8（讀陽入調的不會是「歇」字）。從語音對應來看，不是歌韻字就是蟹攝開口一等字。

40. ‘捐款’

(a) te5 ian5 ‘募捐、化緣’（T 1293，O 下冊 445）

(b) t^hi5 ts^hien5

(c) 福州 te5 tsien5，建甌 ti2 su3 ‘為寺廟搜集捐款’，揭陽 toi5 tsī5

(d) 《客英大辭典》thi5 tshien5, to subscribe money（843 頁）

閩、客均說「題」，大概源自捐款人要題名在帳簿或廟宇的柱子、匾額、石碑之上的習俗。

41. ‘遺傳’

(a) tsij2 (b) tsuj2 ts^ho2

「種」閩南語當動詞用：tsij2 tioʔ8 in1 lau7 pe7 ‘遺傳到他父親’，

客家話「種草」是名詞，俱由‘生物傳宗接代的物質’之本義引申而來。

42. ‘村子’

(a) tsŋ1 ; tsŋ1 a2 ; tsŋ1 t^hau5 (b) tsɔŋ1 e2 ; tsɔŋ1 t^heu5

臺灣不論閩、客，‘村子’都說「庄」（「庄」是「莊」的俗字）、「庄仔」、「庄頭」，戰後行政組織始用「村」。閩南語‘鄉下’叫「庄𪗇」tsŋ1 k^ha1。

43. ‘髮旋’

(a) tsŋ7/tsuī7 (b) ts^hion3/ts^hion7

(c) 松溪 tsŋ7（頭～），福鼎白琳 θoŋ7（秋谷裕幸，2010：40）

(e) 南昌 ɕyon7

莊初昇（1998：355）曾經提及，即去聲的「旋」字，閩、客唸塞擦音。ŋ: uī: ion 的對應來自山攝合口三等。‘用唇吸吮’一詞韻母與之平行，從客家話讀陰平可推斷乃濁上字：tsŋ7: tsuī7: ts^hion1²⁸。劉鎮發、許惠玲（2001：179）記成「轉」，應是手民之誤。

44. ‘藥疹’

(a) ioʔ8 ts^hu1（O 下冊 86，T 513）/ ioʔ8 ts^hi1：起～～

(b) iok8 ts^hi1

外傷敷藥，因為不透氣敷久了長小疹子，會癢。末字《臺日大辭

²⁸ 即徂窆切的「吮」，福州 suoŋ7、廣州 syn6 音韻地位相伴。

典》寫成「蛆」，也有人寫成與「蛆」音韻地位相同的「疽」。

45. ‘發抖、顫慄’

(a) ts^huaŋ4 (b) ts^hat4/tj^hat4, 崙背 tj^het4

(c) 福州 ts^hiaŋ4

從客家話的聲母判斷，屬知組三等或章組字；從閩南語的韻母觀之，不能肯定來自一等或三等韻，但福州有-i介音，無疑是二等字。「礫」七曷切，一等字不符要求；「掣」昌列切、挽也，音可從，義不合。

46. ‘腥味’

腥味分兩種，第一種是：

(a) ts^hau3 ts^ho1 ‘魚、肉的腥味’

(b) ts^hu3 so1 ‘肉的腥味’

(c1) 福州 ts^hau3 ts^ho1 ‘海產的腥味’

(c2) 建陽 t^hau1 (t^h- < *ts^h-) ‘rank-tasting’

(a-c1)第二音節顯然是豪韻字「臊，蘇遭切，腥臊」，閩方言讀塞擦音。第二種是：

(a) ts^hau3 ts^hẽ3 ; ts^hẽ3 bi7 ‘青菜、草類的腥味’（羅東）

(b) ts^hu3 ts^hiaŋ3 mi3 ‘青草味’（苗栗）

(c) 建甌 ts^he3 ts^haŋ3 ‘肉腥味’²⁹

²⁹ 建甌‘蔬菜沒煮熟的氣味’說 ts^he3 ts^haŋ1，後字陰平，辭典寫做「臭生」。

(d) 《客英大辭典》 *tshiang3 mui3* ‘the smell of vegetables or fish’
(945 頁)

$ts^{h_3}ẽ3 : ts^{h_3}aŋ3 : ts^{h_3}iaŋ3$ 相當於梗攝四等「青」字 $ts^{h_3}ẽ1 : ts^{h_3}aŋ1 : ts^{h_3}iaŋ1$ 讀陰去調。「腥」的又切「蘇佞切」記的就是本音。

47. ‘樹榿’

(a) $ts^{h_3}iu7 ue1$ (羅東) (b) $su3 va1$

閩客互比，第二音節對應於假攝二等合口字。

五、「語音特殊詞」

1. 「眠」

(a) $bin5 ts^{h_3}ŋ5$ (b) $min5 ts^{h_3}ɔŋ5$ ‘床’

「眠」字客家話只出現於‘床’一詞，且韻母讀-in 屬孤例。閩南、閩東山攝開口三四等讀 *in 的有「眠」(臺灣 $bin5$ 、福州 $miŋ5$)、「面」臉(臺灣 $bin7$ 、福州 $meiŋ3$ ， $eiŋ$ 是 $iŋ$ 在陰去的變體)等字。附帶一提，「先生」醫生、老師的「先」有兩種讀法，第一種是 *in：羅東 $sin1 s_ẽ1$ 、揭陽 $seŋ1 s_ẽ1$ 、福州 $siŋ1 s-naŋ1$ 、四縣 $sin1 saŋ1$ ，第二種是文讀音 *ian：臺語偏泉腔方言 $sien1 s_ĩ1$ 、建甌 $siŋ1 saiŋ1$ 、福安 $sin1 sang1$ 、廣州 $sin1 saŋ1$ 。第一種讀音未知源出何處，是借貸抑或同源目前暫難斷定。

2. 「閩」

(a) giam5 (b) niam5 (c) 福州 ŋien5, 建甌 ŋiŋ3

「閩」余廉切，以母字。不過閩方言的形式從疑母來。《漢語方音字匯》尚有蘇州 niŋ5、長沙 niẽ5、成都 nien5 源自疑母一讀。

3. 「癸」

(a) kui3 (b) kui3
(c) 羅源 kui3, 建陽 ky3, 揭陽 kui3 (d) 零都 kui3

天干第十「癸」居誅切，但是閩、客都讀去聲，和「貴」同音。江西黎川也讀 kui3。

4. 「掃」

(a) sau3 (b) so3

「掃」當動詞，閩、客、粵都循去聲一讀：福州 sau3、建陽 seu3、梅縣 sau3、廣州 sou3。

5. 「舂」

(a) tsiŋ1 (b) tsuŋ1/ tʃuŋ1
(c) 福州 tsyŋ1, 揭陽 tseŋ1 ‘搗’ (e) 廣州 tsuŋ1

「舂」書容切，‘東西放在石臼裡搗’閩東、閩南、客、粵均讀不送氣擦音，閩北建甌讀 ts^hœyŋ1，和北京同樣送氣。

六、結論

閩、客之間眾多的共同詞彙，反映了兩者關係密切。我們將上述三節討論的例詞按照閩、客出現共同詞彙的分區組合歸納如下表，以臺灣代表閩南。凡一條討論兩詞，則按先後順序標明 a, b：

	閩南、客	閩南、閩北、客	閩南、閩東、客	閩語三區、客
補證	3, 4	12	11, 14	1, 2, 5, 6, 7, 8, 9, 10, 13
訂正與新證	7, 9, 11, 22, 25, 26, 32, 39, 41, 42, 44, 47	4a, 37, 46b	2, 3, 5, 6, 10b, 13, 18, 27, 28, 29, 33, 34, 36, 45	1, 8, 10a, 14, 16, 17, 19, 20, 21, 23, 24, 30, 31, 35, 38, 40, 43, 46a
語音特殊詞			1a, 1b, 5	2, 3, 4

第三節的 4b、12 和 15 都只能溯至兩個音近而音韻地位有別的閩、客詞素：

4b	‘空心菜’	*iun ³ (閩南) : *un ³ (閩東、閩北、客)
12	‘(菜)老；磨損’	果開一 (閩) : 果合一 (客)
15	‘用手提’	山合一上聲 (閩) : 山合二去聲 (客)

參考書目

- 縣(市)志：泉州、漳州、漳浦、建陽、仙遊、閩侯、羅源、閩清、古田、長汀。連城四堡：本人調查。
- 王育德著、陳恆嘉譯，2002(1957)，《臺灣語常用語彙》。臺北：前衛。
- 北京大學，1995，《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北京：語文。
- _____，2003，《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
- 白宛如，1998，《廣州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李如龍，1993，〈從詞彙看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關係〉。頁 B5-01~25，收錄於《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鶴。
- _____、潘渭水，1998，《建甌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_____等，1994，《福州方言辭典》(修訂版)。福州：福建人民。
- 李淑鳳，2006，〈臺語烹調動詞 ê 義素分析〉。頁 364-394，收錄於李勤岸主編，《母語文學 ǎ 母語教育中 ê 角色—臺灣羅馬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佐佐木舜一，1935，《臺灣主要樹木方言集》。臺北：臺灣山林會。
- 林寒生，2002，《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
- 林立芳、鄺永輝、莊初昇，1995，〈閩粵客共同的方言詞考略〉。《韶關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6.3: 22-27。
- 周長楫，1998，《廈門方言辭典》(第二版)。南京：江蘇教育。
- _____主編，2006，《閩南方言大辭典》(修訂版)。福州：福建人民。
- 洪惟仁，1993，《臺灣禮俗語典》(第二版)。臺北：自立晚報。
- _____，2002，《臺灣閩南語方言地理學研究計劃方言調查字表》。未

出版。

- 秋谷裕幸，1993，〈閩北語松溪方言同音字表〉。《開篇》11: 51-67。
- _____，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 12 之 2。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_____，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
- 翁佳音，2000，〈地方會議、賸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3: 263-281。
- 徐兆泉，2001，《臺灣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
- 徐登志、劉玉蕉、張瑞玲，2005，《臺灣大埔音客話辭典》。東勢：臺中縣寮下文化學會。
- 陳 修，2000，《臺灣話大詞典》（修訂新版）。臺北：遠流。
-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
- 張光宇，1990，《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
- _____，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
- 張 軍，2004，〈桃源方言中的音變造詞〉。頁 123-147，收錄於《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 張屏生，2007，《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臺南：開朗雜誌。
- 莊初昇，1998，〈閩南話跟客家話共同的方言詞補證〉。頁 350-360，收錄於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
- _____，1999，〈聯繫客方言考證閩方言本字舉隅〉。《語文研究》55-59。

- 許寶華、陶寰，1997，《上海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_____、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辭典》。北京：中華。
- 曹志耘等，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曹逢甫、葉瑞娟，2006，〈詔安客家話-k 尾的消失及其所引起的音韻變化〉。《語言暨語言學》7.2: 435-454。
- 郭啟熹，1996，《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 黃雪貞，1983，〈永定（下洋）方言詞彙〉。《方言》148-160, 220-240, 297-304。
- _____，1995，《梅縣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馮愛珍，1998，《福州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項夢冰，1999，〈冠豸山的「豸」如何讀？〉。《語文建設》6:17-19。
- _____，2004，《閩西方言調查研究（第一輯）》。漢城：新星。
- 董忠司主編，2001，《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
- 葉太青，2007，《閩東北片方言語音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2004，《臺灣教會公報全覽》(2), (3)。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
- 熊正輝，1995，《南昌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蔡培火，1969，《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臺北：正中書局。
- 蔡俊明，1991，《潮州方言詞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劉 堅，1987，〈‘治魚’補說〉。頁 90-98，收錄於 2005《劉堅文集》。上海：上海辭書。

- 劉鎮發、許惠玲，1999，〈潮州話、廣州話、客家話的方言共同詞〉。
頁 174-187，收錄於劉鎮發 2001《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廣州：
暨南大學。
- 樋口靖，1996，〈臺灣閩南話和臺灣客家話的同源詞〉。頁 140-161，
收錄於詹伯慧等編，《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
汕頭大學。
- 鮑厚星等，1998，《長沙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謝留文，1998，《零都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_____，2000，〈漢語南方方言幾個常用詞的來歷〉。《方言》313-316。
- 蕭 萍，2008，《江西吳城方言語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魏鋼強，1998，《萍鄉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
- 顏 森，1993，《黎川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羅杰瑞，1988，〈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 40-43。
- _____，1995，〈建陽方言否定詞探源〉。《方言》31-32。
- 羅志海，2000，《海豐方言辭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
- 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主編，2004，《客家話通用辭典》。廣州：中
山大學。
- 嚴修鴻，1998，〈坪畚客家話古濁上字的調類分化〉。頁 257-274，收
錄於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
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
- _____，2001，〈客家方言與周邊方言的關係詞〉。《汕頭大學學報》(人
文科學版) 17.4: 99-106。
- _____，2004，〈客家話匣母讀同群母的歷史層次〉。《汕頭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 41-44。

_____, 2005, 〈閩客方言與脖子與下巴之間部位意義有關的本字〉。《新國學研究》2: 294-305。

Branner, David Prager, 1999,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 Pp. 36-83 in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dit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JCL Monograph Series No. 15.

Chappell, Hillary and Christine Lamarre, 2005, *A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Paris: CRLAO.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econd edition.

Ibañez, Ignacio (于班略), 1941-43,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Dialecto de Fu-an*. Shanghai: Imprimerie Commerciale and "Don Bosco" School.

MacIver, D. revised by M. C. Mackenzie, 1926,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Reprint edition of 2007, Taipei: SMC.

Maclay, Robert Samuel(麥利和) and Caleb C. Baldwin(摩嘉立),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Samuel H. Leger (黎天賜), 1929,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_____ 1979, "The verb 治 — a note on Min etymology." *Fangyan*, 179-181.
- _____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p 35-73,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_____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202-211
- _____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9, "What is a Kejia dialect?" Pp. 323-344 in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上冊）。
- _____ 2006, "Miin animal body part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33-143.
- Oetomo, Dede (溫忠孝), 1984, *The Chinese of Pasuruan: a study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 minority community in transition*.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Renier, Fernand G., 1949, *Dutch-English and English-Dutch Dictiona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鄭曉峯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hiauhong@cc.ncu.edu.tw

